

## EP7 - Dawit\_Justin Chu\_Emily (Part 2)

Emily：大家好，歡迎收聽我們的節目，不為人知的香港故事，來自邊緣的多媒體敘事，在我們的節目裡面，你會聽到生活在香港，不同的人的故事，從本地華裔人士到非華裔的本地人，以及被邊緣化的成員，我們很希望透過分享他們的故事，可以一起思考我們的生活方式，創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多元化的社會。我是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的 Emily，今天我們播客的嘉賓是 Dawit，青少年及教育工作者，主要服務範疇為社會及環境正義，另一位是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生，Justin，他同時是一位性教育工作者。今集將會更加有趣，會深入研究在香港作為教育工作者及香港教學的議題，今集開首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上集我們談過的，如果你記得的話，就是在上集尾聲問過的問題，就是你作為個體及一位教師你覺得自己是小眾嗎？但如果我請你想想自己教學的內容和議題，你覺得自己是在教育邊緣嗎？

Justin：我會說我們只是在填補空缺，正如我上集說過的一句，我只是在填補空缺，因為教師很多都未受過性教育教學訓練，或者在現時教師訓練的課程裏面，例如教育碩士、教育文憑等，修讀性教育教學訓練並不是必須的，所以性教育本身通常會被列為宗教研究，甚至道德研究方面的科目，令學生望而生畏，但如此負面的性教育，其實是破壞、摧毀年輕人的性成長，所以性教育工作者是填補空缺，學校如果可以開始接納我們，就是一個好開始，學校允許我們深入教育系統，允許我們開始真正工作，填補空缺，因為教師一般缺乏這方面的訓練。但想說的是，我們確實在填補空缺，但通常學校只會允許我們一年到校一兩次，並不是一學期，而是一年，下一年回去，同樣見到同一群學生，再問他們已經把去年學的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我們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就是我們在這部分盡力將議題思想宣揚，學習不同方面的議題，性或種族等等，而學校的老師亦都需要繼續跟進，及將知識融入課程或教學法中。舉個例子，就是在國際學校老師教知識論，有學生問我究竟 CUM 一詞從何而來，我就給了他們一個知識性的回答，是一首 1600 年的詩，當時講的是早洩，我有一套完整的匯報講解這個故事，然後解釋給他聽，還有其他的用詞來源，都是人體科學，性亦一樣，不是只是單純一個範疇的議題，是跨學科交織的研究議題。所以性教育工作者繼續傳承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回到你第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是不是教育的邊緣人口，及我們的工作時否教育的填補教育的邊緣空缺？當然是，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尚有不足，盡力而為吧。

Emily：你非常重要！但聽上去不容易維持，Dawit 你在工作上也遇見同樣狀況嗎？

Dawit：肯定有的，我們填補的空缺都是被遺忘的部分，帶出他們從來都未聽聞過的事情的時候，有很多學生都會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學習這些、為什麼我們不知道這些，但這些知識他們是必須要有所了解的，都會驚訝自己竟然尚未發現，而且要用一節課的時間去改變人的想法和心態很難，我們是以非正統教室的教學方法去上課，不在課室環境，不跟隨課程、在主流教育外創造學習空間就會更加容易，尤其是跨文化學習。當然服務學習有點不一樣，有自己一套的教學法，但都會加入跨文化學習，所以可以持續，但並非容易，在非洲中心(Africa Centre)工作，通常進行一個課程後，會推動學生、引導他們去接觸非洲書籍，而我會確保學校

了解非洲，去了解到底為什麼會有人抗拒這些思想和意識形態，認識豐富文化歷史及遍佈全球的非裔人口，希望這些教育可以持續進行，只能盡所能而為。

Emily：就讓種子埋下在邊緣，然後成長吧。我覺得你們的工作其實用了很多方法，將香港變成一個更共融的社會，你們填補了主流教育沒有教的知識，用一句話說說你對共融的見解吧？或許有點難，抱歉，還有，你覺得香港有朝一日會不再需要你去填補教育邊緣的空缺嗎，或者你覺得自己會有機會進入主流教育嗎？

Justin：一句，我覺得共融這個概念是每天在變，就是剛剛 Dawit 提到的包容性語言，我們每天都會口號式的講共融、多元、包容，但到底什麼是多元及共融呢？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答案，但對我來說共融是尊重，一句，共融就是尊重。而事實上就是尊重，才會有忍耐，其實我不太喜歡忍耐一字，因為千禧世代經常濫用，但事實就是因為你明白理解，才會有如此的忍耐力和包容力，然後慢慢延展到理解文化上，然後將小眾列入為大眾，讓我拋拋書包，這是社會學，正統的就是大眾，而非正統的會被排除的，最終正統的都會嘗試將非正統的吞噬，然後列為大眾，但對性教育來說，還是很困難，在美國、英國都有家長反對全面性教育，覺得增設這些課程會令小朋友變成性愛狂，會令他們變態，或者覺得這是政治正確等等，如果你問我，我會不會有天會沒有工作？不太可能吧，但我的工作需要我不斷鬥爭，在香港，性教育資訊都在很多社交媒體上滿天飛，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非牟利團體亦會進行很多性教育相關的活動項目及課程，所以還是會有人會關注的，還有一樣就是粉紅經濟，以性作為賺錢工具亦是一個議題，但究竟他們是真的想推動根本上的改變，還是將我們當作棋子，用作增加企業本身的多元共融評分呢？但當然在邊緣還是有其小眾市場的。

Dawit：很難用幾個字就說清楚共融這個概念，曾經有一個教育同工跟我說，如果多元就是邀請朋友來到跳舞參加舞會，那麼共融就是每個人都在一起跳舞，或許我聳肩，其他人就在翻筋斗，有些人會在蹦蹦跳，共融就應該是如此。要創造這樣的環境，讓每個人都感受到自在、被包容，這就是我相信的共融。但創造這種每個人都自在的環境需要許多的工作，正如我所說，我的文化是用肩膀跳舞，有些人會扭屁股，有些人會蹦蹦跳，有些人會甩甩手，要每個人都自在，你必須讓這些環境的存在，我的工作就是去宣揚這些信息。

Justin：我也有想補充的，就是你剛剛說到我們的角色是創造安全的空間予所有人，昨天就有事情發生在我身上，我會在稍後節目外告訴你，但事實是，總會有恐同人士，甚至恐跨性別人士、亦都會有種族歧視者，排外的人，當然他們都有自己的理由說法，我們活於大數據演算法的世代，還有 Andrew Tate 這類仇女人士，厭惡女性，想推動社會退回社會種族隔絕時期，在我們努力工作的同時，當然很重要，但亦都有另外的勢力想要影響我們結的果。我相信會是長久的戰爭，只要兩邊都得到政治利益時，才考慮什麼是共融，共融就會變成武器，有些人會說共融有覺醒的意思，覺醒這個字已開始有相對負面的意思了，原來對人好，就只是覺醒了？也有人只會當我們是一群奇怪的嬉皮士，永遠還是會有這些聲音。

Dawit：你第二個問題是，你覺得會不會有天香港不需要這類型的教育，當然，我覺得會啦，也悲觀不了，因為我們已經走了很長的路才到此，努力很久才有現時的權利，不久以前還有非洲、南非，還有種族隔絕，在香港我都感受到一次種族隔絕，但我們真的努力了很久，才有今時今日，當然會有很多人抗拒改變，甚至對

抗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教育，透過教育帶領這些人理解，然後創造我們想要的社會，所以我亦很理解我們所擁有的能力及力量，慢慢地人就會改變，而大眾都會變得更加包容共融，越來越多人包容，或者同時有機會造成很多的分裂，總會有人想侵害別人的權利，當然這是不對的，所以我們要用我們的方法教導人民往正確的方向知識學習，以不同的方法提升、創造意識。

Emily：明白你所說的，我作為一位教育工作者，同時亦是研究員，兩集討論的內容我都非常有共鳴。就是因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有所缺乏，令我們形成了一些並非正確的想法，信念，而大家亦正努力提出，改正，重新教導。我很希望每個人都有機會在你剛提及的烏托邦裡跳舞，到時我或許會來一支手指舞吧！最後一個問題了，這個問題我們會問每一集的嘉賓，你可否用三個詞，形容你在香港作為個體及教育工作者的人生？

Dawit：我覺得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是離不開我的，我很喜歡瑪雅·安傑（Maya Angelou）的一句，我是人，沒有人能是異類。我們都是不完美的人，但我們能了解其他人的好，就是正確的方向，教育其實是很好的工具。

Emily：感謝你 Dawit，令我獲益良多。那 Justin 你呢？

Justin：我想想，問題很難，我會形容我在香港的人生為中庸之道，我們的角色，起碼我自己的角色是要努力協調保守派和解放派之間左右不同的力量，對於我來說，作為教育工作者或學者，最想做的就是找到方法大家可以拿到檯面上討論，如你有對事情不滿，來我這桌，吃吃喝喝，認真討論，然後想出解決辦法，當然我亦都有自己對於性或性，對於性及性學這議題當中的推動進程等等，都是事實性的，我只想用一個更客觀的角度帶大家去了解這些事實，從而讓大家人生更加快樂。我想告訴我的朋友或學生，甚至我活動的參與者，我不重要，但你重要，我到來就是為你策劃你人生，改變你對某些事情的看法，所以當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時候，你知道如何尋求幫助或者別人可以如何幫助你，所以當你學習完所有事物，其實我不再重要，而你非常重要，因為你可以改變你的週遭，上課後，如果覺得我們教的是非常有用，那就邀請你改變你的週遭，改變你的教學法，改變你的人生。

Emily：這句說話完美總結了我們想見到的美麗烏托邦，感謝 Dawit 及 Justin 參與蒞臨我們的播客，非常感謝！

Justin：謝謝！